

責任編輯：張旭堯

倫敦起出寶藏

琴台聚 彥火

趙泰來說起他的媽媽，不禁肅然起敬。據他後來的回憶，他的媽媽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女人，年輕時姿色出眾，性格溫柔，很有修養，裙下追求者大不乏人。其中有一位香港富商，曾苦苦追求過她多年，媽媽對他卻若即若離，還有一位文化名流經常給她寫熱情奔放的情詩，一位香港皇家警察高級主管甚至跪送玫瑰向她求婚，也被媽媽婉拒了。趙泰來說，原來媽媽斷然拒絕追求者，都有其不可告人的原因：守護寶藏。

趙泰來獲姨媽暗中授意藏寶圖，和他的尋寶記，其過程有點像金庸筆下的武俠小說，撲朔迷離。

得到如此一大筆遺產，趙泰來並沒有常人想像中的欣喜若狂，他的第一反應是——麻煩來了。套他的話說，這幾年來天天都做賊，把文物整理、修復，把這些千斤重的舊東西搬來搬去，弄到傷痕累累。

他表示，他在倫敦這邊沒親人，又不願請人，怕被人知道底蘊而隨時招致殺身之禍，只好一個人偷偷地地窖，一點一滴地整理。他甚至瞞着妻子，因為擔心妻子知道太多會危及她的人身安全。要知道，那些文物販子、黑道人物一旦知道寶藏之事，很有可能採取綁架、殺人、越貨等各種極端手段搶奪，隨時會破人亡。

為了清理寶藏，趙泰來擱下自己心愛的繪畫，做起了「地下工作者」，夜以繼日地躲在地窖搶救「帝王將相」。為了清理地窖裡的東西，他幾乎天天出去找包裝材料。一看到寶藏，他就高興，因為可以去換拾街頭丟掉的包裝紙。趙泰來住家宅檢破爛，成為倫敦街頭一樞奇異風景，也成為街頭巷尾的怪人。

趙泰來首先要將寶藏一件件登記造冊。蹲在地窖清理

清理寶物，順手翻看了一下十餘多二十年前的港產片，電影用了一句與玄學息息相關的句子作為全片結尾，其大意如下：世界並沒有公平與不公平，只有好運與不好運，你認同嗎？

最近與朋友聊天，剛巧聊起「公義」這個話題，朋友問我若A搶了B的錢還了他，佛理會如何解釋這件事？我答這可能是因為B前生做了對不起A的事，所以今世便要把所欠的歸還，憤世的朋友聽罷立刻痛罵佛學沒有公義，皆因A明明殺人，卻沒有受到責罰，其實我還沒有把話說完：A今世為了討債而傷害了B，他之後亦要因殺生及貪欲等而承受苦果，只是果報未必發生在今天。

佛理絕非沒有公義，只是這套公義與人世間的標準不同，例A傷害了B，A未必因為他對B的行為而直接受到對性的責罰，但在佛眼之中，他也必會於未來承受這行為所帶來的惡果，而且佛學的眼界橫跨三世，果報未必會在今世顯現，所以自然不會出現如電視劇般的大仇得報、大快人心的情景，也即朋友口中所謂的公義是也。

我們甚至可以說，佛理比人世間的標準更公義，因為它無所不在，亦無孔不入——就算你是在沒人知道的情況下做了壞事，沒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但最後還是會為自己種種的因而付上代價。

回說文章開首的問題，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沒有公平與不公平，只有好運與不好運？起碼在佛眼之中，命運的存在其實正是公平的顯現，因為它正反映着你是多麼所積集的因果。有人會埋怨自己為何不出生在大富之家，覺得這不公平，不過不信由你，根據佛學的解釋，一個人投身何處，其實是根据自己離世時最大的欲望、最大的牽掛而自行選擇的！

所以嘛，不要再執着什麼公平不公平，放下仇恨，一邊行善，一邊腳踏實地度過人生，這才是令自己活得好的方法之一！

（趙泰來的傳奇）之二

吳浩康個案值得新人參考

翠袖乾坤 查小欣

吳浩康曾經是英皇力捧人氣王，星途一片光明，他卻被警方搜出身上藏有毒品，人氣隨即歸水，形象盡毀，雖多番努力，英皇亦扶他一把，但仍未能翻身，近年在港工作量大減，但吳浩康並未氣餒，反而覺得自己紮實了，他不斷充實自己，包括考保險經紀牌，人成熟了，具備再戰娛樂圈的足夠條件，吳浩康是藝人事業處於低潮期應以甚麼態度面對生活、面對工作的最佳模範。

吳浩康最近在一場賽馬輸了，他輕鬆指出是因為拳證出錯，以至對手打錯了部位令他受傷，拳證沒判罰對方，吳浩康因而負傷敗陣。「對手是新拳手，拳證是新拳證，他們不熟拳例不出奇，我是輸了，有不服，但我的性格是最怕打和，輸或贏才是一個結果。」

吳浩康打拳是為了興趣，而非為了生活。「我打拳沒收錢的，要賺錢，我多接幾個廣告就好了。」

何以近年少出碟？吳浩康說：「我上一張唱片賣得不好，公司本來計劃幫我出新專輯的，但一直拖，一直拖，去年最後告訴我暫不替我出碟，倒也好，清清楚楚好過拖泥帶水，我可以騰出時間專心做其他事情，例如去讀書保險經紀牌，做一些幕後工作，我剛剛就替一個動畫做配樂，這幾年，我由幕前一直跌到幕後，我總不能坐在那裡等，我今年才二十七歲，未知將來的日子會怎樣，所以我要裝備自己。」

他自我反省：「我知我形象掃地，我改過，觀眾未必會接受，慢慢來，我會繼續努力，慶幸的是大家可能未接受我，但無人會指我唱歌差或工作態度不好，表示我還有機會。」

二〇一一年，吳浩康滿腹大計：「我會考一個保險經紀牌，五月我會自組一隊樂隊出唱片，又會籌辦一個拳賽。」

在工作量不多的日子，他多謝公司同事對他的照顧：「他們專替我接有酬勞的工作，確保我經濟沒問題，少做沒酬勞的工作，以省下服裝費及交通費。」

吳浩康和女友莊思敏感情穩定，有想過今年結婚嗎？「在此我想澄清一下，想結婚的是我，不是她，外界卻常指她逼婚，好像她很恨嫁，我想結婚，但先要買一層樓給家人，現在有少許積蓄，希望今年完成任務。」

吳浩康雖人氣未反彈，賺錢能力則甚高。他的目標是一千多萬的單位。

命運的公平與公義

天宮知玄 楊天命

是公平的，他天天起早貪黑，像螞蟻搬運，一件件地將寶藏從地窖裡扛出來。他侃侃而談的說，有一次，在扛一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當兒，不慎傷了左腳，造成五個腳趾粉碎性骨折。還有一次，他被硬物撞了幾次，直到現在還戴着假牙。

某次箱底不防藏出一條銀環蛇，張口便要咬，幸好趙泰來躲閃及時，否則可能一命嗚呼。

趙泰來起初以為數月便可完全清理地窖中的藏品，那想到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他整理頭昏幹了十年，僅包裝材料就花掉了九十六萬英鎊（約合一千五百萬港幣）。

為了裝裱一幅唐卡，他還遠赴日本找裱工，耗資逾百萬元人民幣。

為了防止有幾千年歷史的青銅器被氧化，他僕僕風塵於歐洲各國，尋找尖端的防氧化處理技術。

十年下來，趙泰來發現自己整理出來的藏品竟達六萬多件，其價值足夠買下英國一座小城市。

趙泰來原出身書畫世家，因出身問題，家人在文革中無一倖免，父母和幾名兄弟姊妹都被鬥死。文革一方面令他深明名利不隨身和人性之虛偽，更令他了解到文化的重要，希望透過捐贈文物來推廣文化藝術。文化大革命造成災難，是因為人民文化素質不夠，蠻不講理。他痛心地說：「十年文革，對文化的破壞實在太大了。」

「試想想，文革中有多少古董被砸爛了，銅像拿了去煉鋼，只因文革破壞太多珍貴文物，我的收藏品才變得罕有，跟那些被打爛了的相比，我的收藏一定是都是珍品，但今天看來，卻已經價值連城了。」

一代人的半世回首——《客過亭》

《客過亭》是一部故事性很強、很好看的小說，讀起來恰如一部在旅程中展開的電影：回憶、閃回、心理活動，這一切與現實的人生、蒼老的容顏、疲倦而充滿負疚感的心態糾結在一起，呈現出一種人生旅途半途回首的複雜情境，只不過，這一群回首的主人公有着與作者葉辛相同的特殊身份——他們基本上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也是受當年那一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艱苦歲月影響至深的一代人。

對這一代人來說，也許因為青春歲月中所經歷過的一切過於殘酷、也過於無奈，他們在回首時總是不斷回到那肆無忌憚地佔據了他們青春歲月的蒼茫大地。這其中有對純真戀情的難忘：當年方一飛為回上海頂替，狠心與自己的初戀、布依族女子蒙香麗不辭而別。30多年，當肺癌晚期的方一飛感覺自己來日無多時，他淚流滿面地向妻子表達了對當年所作所為的懺悔。

同樣有着知青經歷的妻子萌生了讓方一飛臨終之前與蒙香麗見上一面的念頭，因此委託返鄉活動的組織者幫忙尋找當年的阿妹；想動遷賠償款成為「半個千萬富翁」的李文進，也想藉故地重遊的機會尋找當年被自己拋棄、已懷孕的雷惠妹；也有在人生失意中對共同經歷的重新打撈；下崗後孤苦無依的羅幼杏想借返鄉的機會找到當年被自己送給放鴨人的兒子，以此與舊戀人破鏡重圓；有迷霧般的往事所帶來的心緒纏繞：公安緝毒大隊長想借返鄉的機會解開當年女知青失蹤的懸案；古玩商人汪人龍要重新面對當年被武鬥流彈擊中而死的好兄弟所帶給自己的全部內疚；也有陰暗的罪孽所帶來的不見天日的蝕骨折磨：當年女知青丘維維為挽回戀人的心而唆使鄉民將美麗的「麻風病患者」羊冬梅放火燒死……

這些自費組織「重返第二故鄉」的人今天或已年過六旬，或年近六旬。60年一甲子，天干與地支的一次循環，帶來的是對過往生命的反思與體悟。作者在後記中這樣寫道：「六十年，經歷了一番洗禮的輪迴，他們感覺到了時光的飛速流逝，歷史風雲的變幻流散，在殊途同歸的人生之路上，他們終於明白，再輝煌燦爛的東西，最終都會輪給時間。」

「再輝煌燦爛的東西都會輪給無情的時間」這句話也出現在書前扉頁上，以一種模糊的概括，表達了「時間」對「輝煌燦爛」的改寫。

這種改寫，沒有人可以控制。

同樣出現在該扉頁上的，還有普希金的一句詩：「一切痛苦的經歷，都會成為親切的懷念。」

「輝煌燦爛」與「痛苦」像一對互相戲謔的精華，跳躍在大塊空白的扉頁上，挑戰着我們對人生的理解。「痛苦」如何能變成親切的懷念？而我們曾經認為是「輝煌燦爛」的又是什麼？



著名作家葉辛。網上圖片

是有變化的，可同外面的世界比起來，這變化算啥呢？簡直微不足道。這也正是千百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們當年轟轟烈烈地下來之後，為什麼又會退潮般回歸城市的原因。

作者坦白地指出了當年知青回城潮的原因所在；而同樣的原因，在今天又導致了農村青年的外出打工潮、孤寡老人及留守兒童在農村的空巢現象。消除城鄉差別，既不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宏大指令所能解決的，也不是對農村的田園牧歌般的描述所能掩蓋的。這不由令人想到，那些當初留在「廣闊天地」裡的知識青年的命運到底如何？通過他們的故事，我們也許會了解到城鄉差別的根本原因所在，以及為什麼一直沒有得到改善。可惜的是，在《客過亭》中，對這一類人的刻畫是缺失的，僅僅提到「曾經是千百萬知識青年中佼佼者的」白小瓊的父母，因為出身好而在插隊時就成為「國家職工」，「按照政策不能回國，陡然成為整個知青群體中的失落者」；後來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才得以雙雙回到上海。在女兒白小瓊看來，「這些當年和父母年齡相仿的老知青，人人都有一番非同尋常的經歷，個個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絕不像她的父母那樣，過得是平平淡淡的一輩子。」

從這簡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小說的人物譜系中，這些沒有及時返城的人是被當作人生失落者看待的。如果說這確實是對此類人生活際遇的最恰當的描述，那無疑揭示的還是在改革開放的30年中，城市的發展遠遠將農村拋在腦後的嚴酷現實。

作為一代人的集體回首，《客過亭》中所刻畫的人物與故事無疑能引起很多有着共同經歷的讀者的共鳴，令他們重新體會自己的青春歲月以及心靈的重負——這部小說所表達的也是心靈的重負如何在歲月中尋求解脫的故事。然而，如果說每一代人都需要為自己的青春付出代價，也終究要為自己的青春負責的話，那麼，在過去與未來的形形色色的青春中，那值得像信念一樣堅守下來的是什麼？

從青春無知、混亂顛倒的歲月到現在，這一點一直被忽略。



知青上山下鄉的歲月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網上圖片

旅遊的旅

隨想國 興國

從聖誕節到農曆新年，是旅遊與興旺的季節。所以有不少人來港，每年都害怕小朋友都喜歡交換假期假期，多數都會說到什麼地方旅遊去了，怎樣怎樣地好玩。因此，農曆年期間，就會在學校裡大談這這期間會到哪裡去，孩子返家這這期間會到哪裡去，家長就頭痛一說別人如何如何，家長就頭痛了。

旅遊確實是愉快的事，我說的對有閒和閒之餘餘的人來說。無暇無餘錢的大人，為了小孩的快樂，除了小孩不輸給別人，小孩死裡逃生，為的是和孩子一起同遊。

冬天享受雪的樂趣無疑是旅遊的好去處，但不少寧願選擇的，是到陽光溫暖的地方，去曬曬太陽，去海邊戲水。記得以前有人說過，舉家出遊，選擇了廣告說的有大海灘的旅館。結果一到目的地，海灘確實很大，不過是當地海軍的訓練場地，去不得也。

旅是旅客，做旅客是快樂的，尤其是荷包滿滿的旅客，像內地來港的旅客，最受食肆和購物場所的歡迎。想當年，香港旅客到了瑞士，要買手錶，居然看到繁體中文印刷的宣傳單子，真是覺得無上光榮。現在這種榮光，想來已變成簡體字了。

旅也是思鄉，最希望的是早日歸鄉，絕對不想再做「旅人」。他們最怕的，是鄭愁予的詩句：「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旅是道路，旅客最常踏足的道路，只有風景的道路，是到商場購物的道路。旅客到得最少的道路，是深探體會旅遊文化和生活的路。所以，旅客追逐的，只是曾經到此一遊而已。

吐氣揚眉

杜亦有道 阿杜

一月廿二日，美國華盛頓白宮奧巴馬設國宴款待胡錦濤主席，專程請了三位「有眼識時務」的遠東之友，大衛·李和傅爾摩關係始終沒能完全修好，如此大半生努力卻遺憾，令本人這能為他做了半生公關之「賓主」大感慚愧，而今次奧巴馬一請，三大元齊聲大讚，絕對權威之語，誰人可出言反調？成龍由此一役吐氣揚眉，本地廣告金句有說：「邊個夠我威？」在下這麼多年來一心一意匡扶他上高位之「賓主」也沾上一些光榮了。

翌日（一月廿三日）本地所有大小報娛樂版都有此路透社消息，大小篇幅之登載報道，單只有一份大報半字皆無，似乎「不屑一登」。此份報章一向只提成龍負面消息，頌揚或者「唔該借歪」，月前筆者應邀為它撰稿寫回憶錄，也是「提成龍就罵」，也不知是何緣故，而今次三大元齊聲讚，忠於新聞者又不能唱反調，成龍得知，也可說吐了一口屈氣了吧。

此HMV不同彼HMV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月前去HMV走一圈，發覺不得了，三分一的空間都在賣電子遊戲，HMV究竟在賣什麼，真的要這樣轉型嗎？

不久，我就發現這樣的指責是對HMV何其不公，它們背後的辛酸，我們又知道多少？就像指責歌手如何放棄非情歌或香港市場一樣，人家還要找飯吃的，我們又怎能要求他們永遠不變？市場越來越窄，我們也有責任！

HMV若不賣電子遊戲，整體收益肯定會直線下滑。暫時香港還沒有有人深入去調查HMV的營運有沒有問題，但原來早於五年前，美國的HMV已全面關閉。受不住互聯網下載的衝擊，是在定價比較高的HMV買碟，於是美國HMV已一早就撤場。

英國的Guardian報說，英國的HMV同樣面臨收益下滑的問題，即將會關掉達四十間分店，每十間會倒閉一間。導火線據說是聖誕的收盤，不濟，以及天氣不佳（沒錢，就是緊和港的那一場大雪），還有網上非法（Amazon）及非法下載的競爭等。我還未察覺香港的HMV走下坡——除了出現電子遊戲的現象外，一切好像仍算風平浪靜。不過網絡的影響乃全球化的事實，更甚是香港和內地盜版更盛，它將如何自處？

其實，英國HMV雖然經歷一場風雪，但整體總收入並沒有虧損，這也解釋為何HMV不是全面倒閉。另外，HMV在決策上也有增有減，增加的就是救亡的行動，例如他們會與音樂會合作，亦會舉辦多點活動，參加者還能在其後的專輯發售時，得到折扣。這些聽上去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可惜香港的音樂文化不算很流行，而家娛樂（Home Entertainment，外國人多買碟回家看）亦不盛行，看百多場音樂會倒閉就知了，反而屋邨的小型租碟舖仍站得穩。HMV要變型是遲早的事，若能效法英國的方式，還能促進及推廣香港的音樂會風氣，那麼賣少一點遊戲，應該也可以達凶吉。

我們都不願看到賣碟雜誌的外國大舖，有朝一日在香港銷聲匿跡。



HMV店舖。網上圖片